

# 欲望岛

# Nora Roberts

[美] 诺拉·罗伯茨 著 贾志敏 译

# 之夏

*Sanctuary*

一张死亡裸照引发的噩梦——危险的暧昧和家庭的背叛，  
母亲神秘去世的真相，让她别无选择……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Nora Roberts

[美] 诺拉·罗伯茨 著 贾志敏 译

## 欲望岛之夏

*Sanctuar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6-2010年第19号

© 诺拉·罗伯茨 2010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欲望岛之夏/（美）罗伯茨著；贾志敏译．—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2010.8  
ISBN 978-7-5470-1170-6

I. ①欲… II. ①罗… ②贾…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6211号

SANCTUARY by Nora Roberts  
Copyright©1997 by Nora Robert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year)  
by Liaoning WangRong Book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50mm×213mm

字数：390千字

印张：11.5

出版时间：2010年9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高爽

特约编辑：应凡

装帧设计：Fan Fan

ISBN 978-7-5470-1170-6

定价：28.0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热线：024-23284050 23284627

传真：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 目录 *Contents*

---

## 第一部分

001

乔的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照片在她手里颤动着。  
“她是那么的美丽，就像一位美丽的公主。我以前就觉得她就是个公主，她抛弃了我们。她离开了我们。现在她死了。”

## 第二部分

121

她听到了踩在小路上嘎吱嘎吱的脚步声，恐惧变成了魔爪。她双眼圆睁，盯着地板，她的脉搏在皮肤下剧烈地跳动。她听到了摩擦声和咒骂声。她眼前的世界开始旋转，她的视线变得昏暗，在门打开、明亮的阳光泻下来时，她的眼前只是白茫茫的一片。

## 第三部分

231

最后一抹余晖从西窗洒了进来，让空气变得炙热。她的头发散发出一圈圈的光晕，烟红色的秋叶，色彩浓重而热烈。而她的眼睛却如同盛夏的天空，一片湛蓝，她的皮肤如同春天的玫瑰，娇艳动人。

# 第一部分



---

历经风霜之后我回来……

我憔悴零落，伤痕累累……

——约翰·邓恩 (John Donne)

## 第一章

她梦到了圣所。偌大的房子，沐浴在月光里，银色的光辉倾泻而下，恰似新娘洁白的纱裙。圣所依斜坡而建，俯视着东边的沙丘和西边的沼泽，俨然神圣的女皇，雄踞一方，傲视着自己的领土。这座房子巍然屹立已有一百多年，它就是人类虚荣和智慧的明证。繁茂的橡树林投下黑色的阴影，而河流在黑暗中流淌，静寂无声。

在这片树林的庇护下，萤火虫扑扇着金色的光芒，夜晚的动物暗自骚动，有的准备寻找猎物，有的则等着成为待宰羔羊。大自然的生命，就在这片树荫下，静寂地繁衍生息。

圣所高窄的窗户没有透出一丝光亮。华丽的走廊和优雅的大门也没有灯亮着迎接她的归来。夜，深沉而寂静，夜的气息是湿润的，这是大海的馈赠。打破这份静谧的，只有风穿过橡树林时的沙沙声，还有枯纸般的棕榈树叶碰撞时发出的咔嚓声。白色的柱子巍然耸立，如同士兵在守卫这宽阔的走廊。然而，却没有人打开这扇巨大的前门来迎接她。

她一步步地走近，可以听到脚下的沙子和贝壳嘎吱嘎吱的声音。风钟丁当鸣响，送出一曲悠扬的小旋律。门廊的秋千链吱吱地响着，却无人悠闲地坐在上面，欣赏这月色和夜晚。

茉莉花和麝香蔷薇的芳香弥漫在空气中，在海水咸咸的气息衬托下愈加芬芳。她又听到了，听到了涨落的海水击打海岸时低沉而铿锵的节奏。

这个节奏，平稳而从容，提醒所有住在“迷失的欲望岛”上的人们，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造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一切。

听到海的声音，她依旧激动不已，因为这是家的旋律，也是她童年的旋律。她曾经像一只不羁的小鹿，自由自在地在森林中穿梭，在沼泽中探索，在沙滩上奔跑，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少年时光。

现在，不再年少，她又回家了。

她加快了步伐，迅速走上台阶，穿过走廊。她的手紧贴着铜制的大把手，铜把手闪烁着古朴的光芒，就像是一件遗失已久的宝物。

门是锁着的。

她转动着把手，左转，右转，用力推着厚实的桃花心木的大门。让我进去。她的心开始怦怦跳。我已经回家了。我回来了。

但是门依旧关着，锁着。当她把脸贴在门旁高高的窗户上探头张望时，里面一片漆黑，她什么也看不到。

她害怕了。

她绕着房子的一侧奔跑着，露台上，花朵从花盆里探了出来，百合花正翩翩起舞，与它明亮的颜色交相辉映。风钟的音乐开始变得刺耳而杂乱。叶子拍打的嘶嘶声好像是一种警告。绕过露台，她试图推开另一扇门。她抽泣着，用拳头用力叩着这扇门。

求求你们了，不要把我关在外面。我想要回家。

她抽泣着，在花园的小路上跌跌撞撞。她要走到房子后面，穿过带纱窗的凉房走进去。那里从来不上锁的——妈妈说过，厨房应该一直为客人开着。

但是她找不到了。树木密密丛丛，横生的树枝和垂下的苔藓挡住了她的去路。

她迷路了。在一片迷茫中她被地上的树根绊倒。繁茂的树冠遮住了月亮，她想要努力穿过这片黑暗。风又开始怒吼，好似挥舞的手掌，惩罚地重重扇在她的脸上。锯断的棕榈树利剑般肆意蔓延。她转身，却发现刚才的小路已经变成了一条河，截断了她通往圣所的路。河岸很滑，高高的草丛在疯狂地摇摆。

就在那时，她看到了自己，一个人孤独地站在对岸，在哭泣。

就在那时她知道她死了。

乔试图从梦魇中挣脱，她挣扎着穿过睡眠幽暗的隧道爬到表面，却感到噩梦锋利的棱角擦痛了她的皮肤。她感觉肺叶被烧灼，脸上渗着汗水和泪水。她颤抖地摸索着床灯，想要摆脱这片黑暗，却在匆忙中把一本书和一个盛满烟灰的烟灰缸打翻在地。

灯打开了。她双膝蜷在胸前，双手抱膝，拼命让自己冷静下来。

她告诉自己，那只不过是梦。一个噩梦而已。

现在，她在家里，在她自己的床上。她的公寓离圣所所在的那个岛还有数英里之遥。一个二十七岁的成熟女人不应该被一个荒诞的梦困扰。

然而，在她想去拿根香烟的时候，她感觉到自己的手还在簌簌发抖。她划了三次才把火柴点着。

她看了一眼放在床头柜上的钟，三点十五分。她这样的状态已经不是偶然了。还有什么会比凌晨三点的心神不宁更让人感觉难受。她将双腿移到床边，弯下身捡起刚才被打翻的烟灰缸。她告诉自己，一早她就会把这一团狼藉清理干净。她坐在那儿，大码的T恤衫包住了她的大腿。她命令自己不要歇斯底里，要冷静下来。

她不知道为什么梦里会回到“迷失的欲望岛”，回到那个她十八岁时就逃离的家。不过乔认为任何一个心理学系的一年级新生都可以解释这个梦。房子是锁着的，那是因为她怀疑如果她真的回去的话，是否有人会欢迎她。就在这几天她也想过要回家，但是她在想自己是否还记得回家的路。

她现在的年龄和母亲当年离开那个岛时的年龄相差无几。她母亲就是那样消失不见的，抛弃了她的丈夫和三个子女，甚至没有再回头看一眼。

安娜贝拉是否也梦到过回家呢？乔在想，是否也梦到大门对她紧锁呢？

她不愿想这些，也不愿回忆这个二十年前曾让她心碎的女人。乔提醒自己，她现在早已摆脱了那些事情的阴影。她的生活中没有妈妈，没有圣所，也没有家。她的生活，甚至可以用蒸蒸日上来形容——起码在事业上。

心不在焉地轻叩着香烟，乔环顾着卧室四周。她的卧室是简单实用的布置。虽然她四处旅游，房间里却几乎没摆放什么纪念品。房间里只有照片。她把黑白照片背面垫上厚纸框起来，并从中挑选出一些最赏心悦目的来装点她的睡房。

那里，一张空空的公园长椅，黑色的锻铁勾勒出流畅的曲线。还有，一棵柳树，蕾丝般的树叶低垂在清澈的小池塘上。月光笼罩的花园是研究阴影、质感和各种斑驳形状的最佳场所。黎明的曙光刚刚划破天际，孤寂的海滩试图吸引观众走进这张照片，感受脚下那粗糙的沙滩。

就在一个星期之前她还逗留在那片海景中，那时她刚刚结束一个北卡罗来纳州河岸外滩群岛的工作。也许那也是乔开始考虑回家的一个原因。她当时所在的位置离家已经很近了。她可以向南走一点到佐治亚州，然后





从陆地坐轮渡前往那个岛。

没有公路通往“欲望岛”，也没有架设桥梁横越那个海峡。

但是她没有往南走。她完成工作后便返回了夏洛特——那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最大的城市，之后便埋头工作。

然后她的噩梦出现了。

她捏碎了香烟，站在那儿。她知道自己已经睡不着了，所以她穿了一条短裤。她要在暗房做点事情，摆脱这噩梦的困扰。

可能是这次的新书出版让她忐忑不安吧，她这样想着走出卧室。那会是她事业的一次飞跃。虽然她知道自己的作品不错，但一个大型出版社提出为她的作品出一本艺术摄影集还是令她喜出望外的。

《自然的研究》，作者乔·艾伦·海瑟威，在她转身走进狭长的厨房泡咖啡的时候这样想着。不行，那听起来像一个科研项目。《生命的一瞥》？有点太自命不凡了。

她微微一笑，打了个哈欠，拢了拢她烟红色的头发。她应该做的是拍照，书名的事情就留给那些专家吧。

毕竟，她明白什么时候应该坚持，什么时候应该退让。她大部分的时间所作的无非就是这两种选择。也许她应该寄一本样书到家里。家里人会怎样看呢？结果会不会变成美化咖啡桌的摆设，来此过夜的客人可以随便翻阅一下，然后可能会想到乔·艾伦·海瑟威与经营着“圣所旅馆”的海瑟威家族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他的父亲是否会打开这本书看看她现在学会做什么了吗？还是他只会耸耸肩，把书扔在一边，然后出去在他的岛上散步？安娜贝拉的小岛。

他是否还关心自己的大女儿，这倒是个疑问。还关心这样一个女儿是件很愚蠢的事。

乔把这个想法抛到一边，从架子上找了个造型简单的蓝色杯子。在她等着咖啡煮好时，她靠在柜子上，透过那扇小小的窗户望着外面。

她想，凌晨三点起床活动也有一些好处。电话不会响。没有人会打电话、发传真给她，也不会有人在这个时候要求她做什么。这几个小时，她不必扮演任何角色，也不用做任何事。如果她的胃疼或头疼，除了她，没有人会知道。

从厨房的窗户往下看，街道黑暗空旷，晚冬的雨让街道变得光滑。街灯照在小小的池塘上——好孤独的灯光，乔心想。没有人会借它的光。她沉

思着，孤单蕴含着无数神秘，还有无限可能。

这种景象总会让她心动。她不由自主地离开咖啡的香味，拿起她的尼康相机，赤着脚冲进了冰冷的寒夜中，她要为这空无一人的街道拍照。

这是最能让她感觉宽慰的事情。手里拿着相机，心里想着画面，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抛到九霄云外。在她调整角度的时候，纤长的脚踩在冰冷的泥泞中，泥浆被溅起来。她轻弹着自己的头发，有那么一点点恼火。如果头发已经修剪过，头发就不会落在她脸上。但是，她没有时间去剪头发，所以乱麻般的头发只好像波浪一样厚重地垂下。她心想这时要是有一根橡皮筋就好了。

她一连拍了十几张才心满意足。当她转过身时，她才注意到头顶的窗户。她想，出来的时候没有关灯。她甚至没有意识到从卧室到厨房她竟然开了这么多灯。

她撅起嘴，穿过街道再次专心地拍照。这次她蹲下来仔细地调整，采取向上的角度，对准了一栋黑暗的建筑中透着灯光的窗户。“失眠者的巢穴”，她想到了这样一个名字。她笑出了声，诡异的回音让她浑身打颤。她再次调低相机的位置。

天！她可能失去理智了。一个正常的女人会在凌晨三点，打着寒战，衣冠不整地为自己的窗户拍照吗？

她用手蒙着眼睛，别无所求，只是希望那个从她身上逃走的东西能赶快回来。那个东西叫做“正常”。

她想，你需要正常的睡眠。她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睡个好觉了。你需要正常的饮食。过去几周她已经瘦了十磅，目睹着自己修长的身材变得瘦骨嶙峋。你需要心灵的平静。她已经记不得她是否有过正常的生活。那朋友呢？她当然有自己的朋友，但是没有人能亲密到在午夜打电话来安慰她。

家人。哦，她有家，可以这样说。她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他们的生活不会再和她有交集。她有一个爸爸，一个几乎可以说是陌生人的爸爸。她有妈妈，一个她二十年来从没见过、也没有任何信息的妈妈。

这不是我的错，乔过街回去时提醒着自己。这都是安娜贝拉的错。安娜贝拉从圣所逃离，扔下了这一家人，让他们困惑、崩溃、心碎。从那以后，一切都变了。就乔而言，问题在于家人受的伤还没有恢复，但是她已经痊愈了。

她没有像她父亲那样待在那个岛上，守护着岛上的每一粒沙子。她也



没有像她哥哥布莱恩那样全心全意地管理和守护圣所。她也没有像她妹妹蕾西那样一次又一次地逃避到愚蠢的幻想中或是沉湎于一次又一次的新鲜刺激中。

与他们不同，她努力读书工作，打造着自己的生活。如果她刚才有那么一点颤抖，那只是因为她辛劳过度，压力重重。她有点精疲力竭，仅此而已。她会在她的养身疗法中增加维生素，身体就会恢复过来。

乔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心中暗想，她不妨去度假。自从她上次旅行，和工作无关的旅行，到现在已经三年——不，已经四年了。去墨西哥或者西印度群岛。去一个节奏缓慢、阳光灿烂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以让她放慢脚步，理清思绪。这是个好办法，这样她就很快可以从现在的混乱中摆脱出来。

在她走进公寓的时候，她踢到一个小小的方形的牛皮纸信封，信封躺在地板上。有那么一会，她只是站在那里，一只手靠着门，另一只手拿着相机，眼睛盯着那个信封。

她离开的时候信封就在那儿吗？它为什么首先出现在那里？第一个信封一个月前就到了，夹在她一大堆的邮件中。这个信封上只清楚地印着她的名字。

在她去把门关好锁上的时候手又开始发抖。她的呼吸急促，但她还是俯下身捡起了这个信封。她小心地把相机放在一边，然后打开了信封。

当她打开信封掏出里面的东西时，她发出一声长而低的呻吟。这张照片拍得非常专业，处理得也堪称完美。其他三张也是如此。一个女人的眼睛，厚眼睑，杏仁眸，浓密的睫毛，还有弯弯的精致的眉毛。乔知道眼睛的颜色应该是蓝色，深邃的蓝色。因为这双眼睛就是她自己的。眼神中透出一种赤裸裸的恐惧。

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呢？怎么拍的？为什么会拍？她的一只手捂着嘴巴，凝视着这张照片，她知道这双眼睛反映了完美的拍摄技巧。恐惧感袭来，她冲进公寓，跑进她的另一间小卧室，这间卧室已经被她改成了暗房。她疯狂地拉开一个抽屉，笨拙地掏着里面的东西，然后找到了藏在那里的信封。每个信封里都是一张黑白照片，被修剪成了2×6英寸的尺寸。

在她把这些照片摆好时，她听到自己的心在怦怦跳。第一张照片，眼睛是闭着的，好像是她在睡觉的时候被拍到的。第二张照片是她在醒着

的时候被拍的，睫毛低垂，只能看出一点虹膜的影子。第三张眼睛是睁着的，但目光涣散，眼神中笼罩着一种困惑。

当她发现这些东西夹在她的邮件中的时候，的确让她很困扰，当然也让她有点心神不安。不过这并没有吓坏她。

现在的最后一张，只有她的眼睛，完全睁着的眼睛，清楚地写着恐惧。

乔退后几步，战战兢兢，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为什么只有眼睛呢？她问自己。怎么会有人那么靠近她拍下了这些照片，而她却浑然不知呢？现在的这张，无论是谁，这个人一定近在咫尺，好像就在他家前门的对面。

带着这又一次席卷而来的惊恐，她跑进客厅，发疯似的检查门锁。当她后退几步靠在门口时，她感觉自己的心脏击打着肋骨，然后愤怒袭来。

混蛋！她想着。他想让她害怕，他想让她躲在屋子里，困顿在这片阴影中，不敢出去，怕他随时窥视她。一向无畏的她现在就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

她曾经只身在异国他乡徘徊，行走于或简陋或空荡的街道。她也曾经攀登崇山峻岭，穿越森林草丛。有相机的依偎，她从未想过恐惧为何物。但是现在，对着这么一堆照片，她的腿好像凝固了。

恐惧在滋长，她现在已经承认了这一点。这几个星期，恐惧感日益增长，愈演愈烈。这让她手足无措，自己这么轻易就被攻击，自己是如此的孤单。

乔努力远离房门。她不能，也不会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她要忘掉这件事，把它搁置，把它深埋。天知道，她很擅长埋葬创伤，无论大小。这只不过是另一个创伤而已。

她要去喝咖啡，开始工作。

到八点的时候，她已经完成了一个循环——从疲劳中挣脱，在神经紧张中变得精力充沛、异常冷静，然后再次精疲力竭。

她不能这样机械地工作，哪怕是最基本的暗房的杂事。她坚持每一步都要全神贯注。若想集中精力，她必须平静下来，摆脱愤怒和恐惧。在喝第一杯咖啡的时候，她说服自己找到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会收到这些照片。有人欣赏她的作品，所以努力要获得她的注意，所以要用他们自己的照片来引起她的关注。



这个解释还是说得通的。

她有时会办讲座或者开研讨会。除此之外，她还在过去的三年中举办过三个大型展览。所以有人为了引起她的注意，拍几张她的照片也并不困难，也不足为奇。

这个解释当然是很合理的。

无论是谁，这个人还是很有创意的，仅此而已。他们放大了眼睛的区域，进行了加工，然后一批一批地寄给她。尽管这些照片好像是最近冲洗出来的，但很难猜测这些照片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拍的。底片可能是一年前的，也可能是两年前的，或者五年前的。

这些照片的确引起了她的注意，但是她的反应有点过激了，太把它们当回事了。

过去的几年中，她的拥趸们寄给过她不少的作品样本。而这些仰慕者，若想要得到她的建议或者帮助，通常都会附上一封信，对她的作品献上一番溢美之辞。有时，他们也会提出希望可以合作之类的要求。

她也是刚刚才品尝到事业成功的喜悦。但是，纷至沓来的商业宣传带来的成功，还有众人的期待，这一切所带来的压力她还没有适应，相反，这些可能会变成她沉重的负担。

虽然胃很难受，乔还是喝着冰冷的咖啡。她承认自己还没有处理好现在的成功，她本来可以处理好的。

她转了转酸痛的头和肩，心想，如果能让她一个人静下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她可以处理得更好。

暗房的西面，冲洗好的照片正挂着等待干透。她的最后一组底片已经冲洗好了。她坐在工作台旁边的凳子上，把相版放在光板上，然后开始用她的小型放大镜一帧一帧地研究。

她突然感到一阵疯狂和绝望瞬间漫卷而来。眼前的每一张照片都那么模糊，她都无法看清楚。该死！该死！怎么会这样？这是一整卷吗？她转着身子眯眼看，此起彼伏的沙丘和橡树丛放大的画面清晰地映入眼帘。

她半哼半笑着，轻松地坐下来，转了转紧张的双肩。“照片并不是没有对准焦距，并不模糊，你这个笨蛋。”她大声地嘟囔，“是你自己的问题。”

她把放大镜放在一边，闭上眼睛休息。她已经没有力气再起来煮咖啡了。她应该去吃东西，实实在在地吃点东西。她知道自己应该去睡觉，

应该在床上舒展一下身体，把一切抛开，去睡个好觉。

但是她不敢。因为在睡觉时，她怕连现在这么一点点的自控力都会失去。

她开始考虑自己应该去看医生，治疗她现在的精神困扰，免得最后变得神经兮兮，无药可救。但是这让她想起了精神病专家。毋庸置疑，他们会戳进她的脑袋，窥探、挖掘那些她决意要忘记的东西。

她会处理好的。她很擅长处理自己的事情。或者，正如布莱恩一直说的那样，她善于把所有人推出她的世界，这样她就可以靠自己处理一切。

她该怎么做——他们该怎么做呢？那个时候他们被抛弃，在那个该死的岛上孤独地挣扎着。那个岛，那片土地数英里之内别无他物，放眼望去，只有苍茫的大海。

她内心的愤怒令她震惊，这种愤怒如此遽然，如此强烈。她颤抖着，双膝紧夹着紧攥的拳头。她强忍着那些想要跟她哥哥说的那些激动的言语，虽然她哥哥根本不在。

累了，她喃喃自语着，就是累了而已。她需要把工作抛开，吃点放在台面上的安眠药。她买了这些药后还没有试过呢。她需要关掉电话去睡觉，那么她将会变得更稳定、更坚强。

当一只手落在她肩上时，她一声尖叫，咖啡杯飞到了空中。

“天哪！天哪！乔。”博比·巴利斯也大声尖叫着缩了回来，随身带着的邮件散落到了地板上。

“你在干吗？你究竟在干吗？”在他瞠目结舌对着她的时候，她把凳子的螺栓弄滑落了，凳子瘫倒在地。

“我，我——你说你要在八点钟开始，我只是晚了几分钟。”

乔努力地调整呼吸，紧紧抓住工作台的一角，让自己站直。

“八点？”

她的学生助理小心地点了点头。他尽量与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他眼里，她看起来仍然很疯狂，随时都具有攻击性。这是跟她一起工作的第二个学期。他认为自己已经学会怎样估计她的要求，衡量她的情绪，避开她的怒火。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应对她眼神中那种强烈的恐惧。

她厉声喝道：“你为什么不敲门？”

“我敲了，但你没有应门。我想你一定在里面，所以我用上次工作时你给我的钥匙开了门。”



“现在还给我。”

“好吧，乔。”

她仍然注视着他，他的手伸到裤子前面的口袋里，那是条时髦的褪色的牛仔褲。

“我不是想要惊吓你。”

乔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接过他掏出的钥匙。她意识到现在的尴尬，不比刚才的恐惧少多少。为了让自己放松下来，她弯下腰放正她的凳子。

“对不起，博比。你确实吓着我了。我没有听到你敲门。”

“没关系。要我帮你再弄杯咖啡吗？”

她摇了摇头，撞到的双膝感觉疼痛，所以她只好坐到凳子上，对着他挤出了一个笑容。他是个好学生，她觉得——不过作品还是有点浮夸，毕竟他只有二十一岁。

她觉得他很追捧艺术院校学生的外形。齐肩的棕色头发扎成马尾，单只的黄金耳环映衬着窄长的脸。他的牙齿很完美。他的父母一定相信牙箍的作用，她想。她的舌头在自己牙齿的覆咬合上打转着。

她想，他的审美能力不错，很有潜力。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在这儿工作的原因。乔向来不会浪费上天安排到她身边的礼物。

他棕色的大眼睛还在小心翼翼地盯着她，她更努力地挤着笑容。

“我今晚过得很糟糕。”

“看上去是这样。”在她扬起眉毛时，他也冲着她笑了笑，“艺术的魅力在于领略真实，对吧？你看起来有点心绪不宁。睡不着？嗯？”

言不由衷不是乔的性格。她耸耸肩，揉了揉疲惫的眼睛。

“也没有那么严重。”

“你应该试一下褪黑激素，我妈妈很信赖它的功效。”他俯身捡起杯子的碎片，“还有，你或许应该少喝点咖啡。”

他抬起头，却发现她并没有在听他说话。她又去神游了，博比心想。这是她最近刚有的习惯。他一直尝试让老师养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无奈屡屡失败。他正准备放弃他的尝试，不过他决定再试一次。

“你又开始依赖咖啡和香烟了。”

“是啊。”她的眼神在游离，坐在那儿几乎要睡着了。

“这些东西会要你命的。你需要体育锻炼。你前几个星期瘦了有十磅。按照你的身高，你需要增肥。你的骨架小——你可能有骨质疏松的危

险。你的骨骼和肌肉要强壮一些。”

“嗯。”

“你应该去看医生。要我说的话，你有贫血症。看你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的眼袋都可以挂起你的半个相机了。”

“谢谢你关注我的健康。”

他铲起最大的碎片，把它们丢在她的垃圾桶里。当然他也注意她有一张迷人的脸。不分昼夜的工作似乎并没有让她的魅力减去分毫。他从来没见过她化妆，她的头发直直地垂下来，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正好能修饰她鹅蛋形的脸庞，那是一张精致的脸，还有那充满异域风情的眼睛，以及性感的嘴唇。

博比有点入迷，发觉自己两颊发烫。如果她知道她第一次把他带过来时他就有点暗恋她，她一定会嘲笑他的。他知道自己既倾慕她专业的才华，也倾慕她迷人的外貌。他现在已经从倾慕的漩涡中摆脱出来，基本上吧。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如果她稍微花点功夫，提亮她玉兰般白皙的皮肤，在她丰满的上嘴唇上抹一点颜色，稍稍晕染一下那双有着长长眼睑的眸子，那她将艳光四射。

他说：“如果除了糖果和发霉的面包，你还有别的东西，那我可以给你弄点早餐。”

乔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不用了。没关系。我们可以在中间某个时候停下来吃点东西。我已经落后了。”

她从凳子上滑下来，弯下腰捡起了邮件。

“你知道，休几天假你没什么损失，照顾好自己吧。我妈妈经常去迈阿密做温泉护理。”

他的话在她耳朵里就像蜜蜂在嗡嗡叫。从一堆信件中，她拣出了那个清楚地印着她名字的牛皮纸信封。她得擦去她额头的汗水。在她的胃里，一团恶心的东西已经由担忧变成恐惧。

这个信封比其他的更厚更重。“扔掉它。”她的心在呐喊，“不要打开。不要看。”

但是她的手指已经在封盖上摩擦着。撕开小小的金属扣时她低低地抽噎着。这次，雪片般的照片飞出来掉到了地板上。她抓起一张。这次是冲洗得很好的5×7英寸的黑白照片。





不过，这次不仅是她的眼睛，而是她的全身。她认出了照片上的背景——一张是她家附近她经常散步的公园。另一张是在夏洛特市区，她站在路边，肩上挎着相机包。

“嗨，这些照片把你照得很漂亮。”

在博比斜着身子捡一张照片时，她猛拍他的手，怒吼道：“走开！退后！不要碰我。”

“乔，我……”

“离我远点。”她喘着气趴在地上发疯似的乱抓着地上的照片。一张又一张，拍的都是她的日常生活。有的拍的是她从市场里出来，拎着装满杂货的包，有的是上车下车的照片。

他随时随地都在我身边，他在监视我。无论我在哪儿，无论我做什么。他在跟踪我，她的牙齿开始打颤。他在跟踪我，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除非……

她内心的恐惧迸发出来。她手里的照片在颤动，好像一阵轻柔的微风吹进了房间。她无法尖叫。她体内好像没有了气息。

她只是再也不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了。

这张照片冲洗的色泽很明亮。光线的掌控，阴影和纹理的处理非常高超。她是裸着的，皮肤散发出诡异的光泽。她的身体被摆放成很惬意的姿态，柔弱的下巴微斜，头的角度也很温柔。一只手垂下盖在上腹，另一只手摆在头顶，摆出一副在睡梦中的造型。

但是，眼睛是睁开的，正凝视着什么。这是玩具娃娃的眼睛，死水般的眼睛。

她又一次茫然绝望地回到了她的噩梦中。她盯着照片中的自己，却无力摆脱这片黑暗的阴霾。

惊骇中她还是看出了异样之处。照片中的女人波浪般的头发从脸部散开。这张脸轮廓更加柔和，身体也比她的更加圆润。

“妈妈？”她双手紧紧握着照片，低声嘟哝着，“妈妈？”

“怎么啦？乔？”博比盯着乔呆滞的眼睛，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中起伏，“这到底是什么？”

“她的衣服在哪里？”乔斜着头，身体摇摇晃晃。她的脑袋里满是声音，急促震撼的声音，“她在哪里呢？”

“不要紧张。”博比上前一步，想要俯下身从她手上接过照片。